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五 登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施一食處過受學處第三十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於邊方大聚落中有一長者信心殷重爲諸

卷五

一

四方沙門婆羅門等造一住處若有於此停  
住者施以飲食爾時世尊於室羅伐城現大  
神變時諸外道皆被驅逐人天咸悉深心歡  
喜敬仰世尊然外道輩奔趣邊方有六十露  
形外道至斯聚落詣長者所作如是語仁獲  
法利仁獲法利長者問曰仁等是何今來至  
此答曰我是出家人長者告曰善來我爲四  
方沙門婆羅門等造此住處仁可於斯隨意  
停息所須飲食我自供承時諸外道即於此  
住受長者供給時室羅伐城有淨信居士將

諸賄貨至此聚落亦於長者店鋪停止便與  
長者情敦布素時彼長者手自授與露形外  
道餅果飲食長者令使命居士曰仁可暫來  
共我供養勝上福田居士聞已便作是念此  
言殷重多是佛之弟子我今宜往頂禮其足  
既至彼已見是無慙露形外道然而不能對  
面非毀遂默然而住時彼外道食了而去長  
者報居士曰好田好種豈不善乎居士答曰  
種實精好而田下惡鹹鹹澆確終無所收露  
形無慙常懷惡見長者報曰除斯之外有勝  
田耶居士曰有謂如來大師聲聞弟子長者  
聞此語已默記于懷舊貨旣盡更收新物即  
便還至室羅伐城到市店中安置貨已往逝  
多林禮苾芻僧足然六衆常法多於門首經

行時鄖波難陀在門外立遙見居士從遠而來遂便迎接告言善來居士猶如初月久而方現比於何處興易經求居士答曰敬禮阿遮利耶我比在某聚落彼有長者造一住處招携四方諸沙門等并好飲食常爲供養於佛弟子情懷渴仰鄖波難陀聞已便念若更有餘黑鉢之類聞此語者當在我前至彼住處我今宜可責彼居士勿使語人告曰居士汝常謂我不習禪思不勤讀誦恒念衣食以自活耶居士便念世間多貪不知厭足鄖波難陀是當一數此聞我告尚起譏嫌況復諸餘大德之類聞我此說重責何疑於是默然不復陳告時鄖波難陀見長者去往語六衆苾芻曰具壽我等何能久受辛苦於此住居諸人告曰大德頗有好消息耶答言具壽亦

有多少鄖陀夷曰消息如何鄖波難陀曰於某聚落有一長者以信施心造一住處并以飲食供養四方沙門婆羅門無礙受用宜可共行受其供養諸人問曰豈可六人悉皆往彼報言並去理亦何傷即六人俱行詣彼聚落時露形外道共相謂曰我等宜應暫出觀化必有好處移就彼方便留一人令其看守餘皆悉去是時六衆漸次遊行到彼聚落至長者家既相見已告長者曰願無病長壽長者問曰仁等是何答曰是佛世尊聲聞弟子長者告曰善來聖者我比翹心願見佛衆仁今得至深稱本懷我有宿心造一住處并設飲食意爲四方沙門婆羅門等作停止處仁今可住六衆報曰彼處頗有牀座卧褥被枕以不答曰先無六衆曰彼若無者豈地上坐

耶長者即送諸牀座并以褥席是時六人往彼舍中時一外道見而告曰汝沙門釋子何故輒來此舍非是汝等住處報言外道非汝住處是何言歟汝若默者得容且住若更出言必見治罰外道便念此有六人我唯單已誰能共彼以相禦敵勿令見辱宜當走避六人日日恒於長者家食後時長者有緣須往餘處白六衆曰我有少緣詣其聚落仁當如舊於我舍中受其供養聖者至我迴還長者即告家人曰汝等如常供養聖者至我迴還勿令

足悉皆端正真堪受用女人聞已各並羞慙潛居室內待其食了取器而去長者事了迴還至家問家人曰汝等自我去來供養福田無虧乏不家人報曰何用如是惡福田耶長者問曰何出麤言女人答曰比見癡狂調弄舞樂之流出麤鄙言無如仁家福田所出之語長者曰彼作何事答曰此出鄙言調弄倡伎所未曾說我等聞已慚疚懷長者便念凡是女人樂觀男子露形之類遂彼染心由此因緣情生愛樂沙門釋子軌式端嚴衣服覆形女人不樂即便告曰外道露形汝等樂見沙門覆體情不欲觀其妻報曰若不信者當令自驗長者便念我試自觀察其虛實數日停住告六衆曰聖者我尚有事暫須出行仁等如常可受供給即於密室潛形窺覘六

衆時至就其食處長者之妻躬自授食六衆同前出言調戲可觀此女面首端正眉目纖長形儀合度實堪愛念長者聞已作如是念如婦女言非福田也我今不應頓絕供給宜設方便令其自去及至明日減其一餅闡陀告難陀邬波難陀今朝餅果何意疎薄難陀曰具壽我於日日持其殘餅布施貧兒從今已去不復當與至第二日更除一餅阿說迦曰具壽今朝餅果全見空疎邬波難陀曰我比食竟鉢有餘餅從今已去無復遺餘如是漸減乃至但有赤餅醋漿以充其食補捺伐素曰具壽飲食既盡我等可行邬陀夷曰具壽既絕望心今應行矣未去之頃時語彼防守外道曰我等好食斷絕事由於汝汝可出去彼便出外遊行逢見諸餘先出外道問曰

仁等比來四出求覓頗得多少好門徒不諸人告曰令汝看守因何出行答曰彼驅出我問是何人曰是沙門釋子問曰現有幾人答曰唯有六人外道議曰我等六十豈可不能禁六人耶打令熟手驅之令出時彼上座告諸人曰我今共去至彼舍中我若發聲道作事時汝等諸人十人捉一好打令熟曳出村隅作此平章共入村內上座告曰我等先當見彼長者既至彼已問其安不尋便問曰長者仁之住處本爲於誰答曰我造住處無准的心在中住者供給飲食外道曰長者中平意無偏黨即俱至常住處問言汝沙門釋子此非住處宜應急出勿更居停若不出者與汝毒手邬波難陀聞而告曰拔髮外道出無義言沙門釋子此非住處若非我者豈屬汝

耶時彼露形怒而告曰汝等作事時諸外道十人捉一即便打撻難陀告曰具壽各各自當護其眼耳無令損瞎爲同梵行者所嗤告外道曰行者可打肩髀及以脣脢時諸外道打棒疲勞手足皆困遂便停歇闡陀告曰諸具壽次我作事時彼六人俱有大力展右手時撲五外道次舒左手復倒五人或以錫杖或以手足拳打腳蹴恣意熟椎鄖陀夷曰諸具壽當護本罪莫使命斷勿令我等得波羅帝迦既熟打已悉皆推出諸婆羅門等見已相告汝觀釋子共外道鬪必定天神當下大雨是時六衆驅外道已阿說迦曰諸具壽我今戰勝不辱僧徒宜可俱行詣室羅伐爾時南方有一外道論師名鄖陀夷是盧迦曳多後出無說爲求論議來至室羅伐城入逝多林詣

尊者丁教橋陳如處作如是語苾芻我曾師邊受少學業欲於仁處共立論端時尊者橋陳如報言婆羅門諸樂論議者汝可共論此之言談非我所愛時婆羅門徧皆至彼諸大德所尊者馬勝尊者賢善尊者大名尊者名稱尊者圓滿尊者無垢尊者牛王尊者妙臂等既至其所求申論議皆如尊者橋陳如不共言論次至具壽舍利子所作如是語苾芻我前曾習少多學業欲於仁處共立論端時舍利子聞其語已作如是念試觀此人有善根不即便觀見有少善根雖有善根緣在誰處即觀此人與我相屬復更思念更有如斯有情之類因觀論議能受化不觀知更有彼受化者何時當集知至第七日皆來集會即於是日少立論宗尚留餘義於六日中悉皆

如是至第七日四遠咸聞南方論師是無後世外道來至於此與舍利子共相擊論竟無勝負時有百千萬億有情皆生喜樂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警覺咸來集會時舍利子知衆既集觀時復至登五即以深法伏彼外道令使無

言時彼外道既被屈已起敬信心合掌恭敬作如是白大德我願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并受圓具成苾芻性於世尊所而修梵行時舍利子即與出家并受圓具教其法式彼便專心自勵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辨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擣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是時大衆咸生希有作如是言諸人當知此大論師人無

敵者今舍利子以無礙辯令其降伏與受學處證阿羅漢果諸來大衆敬信倍常時舍利子知諸大衆意樂隨眠界性差別當機說法遂令十二億有情或證暖頂忍法世第一法或得預流果乃至出家獲得阿羅漢果時諸大衆或發聲聞心或發獨覺心或發無上大菩提心皆於三寶深生敬信時舍利子於日初分摧彼外道於食後時六衆苾芻從彼聚落來至給園時諸苾芻既相見已告言善來具壽比者隔閻從何處來報言從某處大聚落來諸人告曰仁等薄福不覩大事近舍利子降伏南方論師外道令其捨俗得阿羅漢巨億徒衆獲果發心爾時六衆聞是語已報言諸具壽此未希有何以故其舍利子是第二大法將助佛轉法輪伏一外道何足可稱

假令舍利子被他屈時尚有大師共相救濟  
未爲奇特我等所作實成希有以我六人降  
六十外道苾芻問曰以何明術難陀報曰純  
用棒術又問曰說何法義答曰以身說法問  
曰爲當並死爲命存耶答曰當時命在至於  
登五  
今日死活寧知時諸苾芻具問知已各生嫌  
賤云何苾芻作極惡事理應羞恥而更因斯  
反生驕逸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爾  
時世尊集諸苾芻問六衆曰汝等實作如是  
不端嚴事損我法耶白言實爾大德世尊種  
種呵責廣說如前乃至爲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外道住處得經一宿一食若更  
受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  
已時彼信心居士還持商貨到前聚落至舊  
長者店上安置長者猶尚供養露形還令使

來喚彼居士共爲隨喜與福田食居士聞已  
便作是念我試往觀多是世尊聲聞弟子於  
彼見已仍是外道露形無有羞恥居士不能  
對面有所言說默爾而住露形食已從座而  
去時彼長者報居士曰好田好種廣說如前  
勝上田者謂是世尊聲聞弟子長者聞已作  
如是語知識莫道彼字我不願聞何況欲見  
問曰彼已來耶答曰已來又問是何人答言  
六衆居士曰彼至於此作何事耶長者具報  
其事居士曰汝往大海收假瑠璃長者曰豈  
登五  
復世尊有好弟子居士曰有長者曰彼字何  
等答曰謂舍利子大目捷連等仁若見者必  
起殊勝信敬之心獲希有事長者曰彼若來  
者我當供養居士便念我若還彼當白世尊  
時彼居士交易既了更取餘貨還室羅伐城

安貨物已往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於某聚落有一長者彼爲四方沙門婆羅門等造一住處若有來者施其飲食於佛弟子情懷欽慕善哉世尊爲愍彼故令苾芻往遂彼信心世尊爾時默然許之是時居士知佛許已禮辭而去爾時世尊作如是念誰於長者及其眷屬并諸人衆有宿緣耶即便觀知唯舍利子於彼有緣能令受化告舍利子曰汝可往某聚落度彼長者及其眷屬并諸人衆時舍利子從佛聞已即奉佛教將五百苾芻以爲圍達詣彼聚落既至彼已便於長者施食之處而爲停息長者聞有尊者舍利子將五百徒衆來至住處即便往詣舍利子所頂禮雙足在一面坐時舍利子爲彼長者宣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彼長者即從

座起整衣左肩合掌稽首白言大德并諸大衆明就我家哀受微供時舍利子默然受之長者見舍利子默然受已禮足而去即於其夜具辦種種上妙飲食至天明已敷設座席安大水瓶即命使者往白舍利子及諸大衆飲食已辦幸願知時時舍利子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并諸大衆詣長者家就座而坐時彼長者見衆坐定自手行食悉令飽滿時舍利子知衆食已澡漱復訖便收鉢器是時長者自持小席於上座前合掌而坐白舍利子曰大德當爲說法時舍利子報長者曰若樂聞法者可於廣博顯敞之處多敷座席擊鼓唱令普告諸人仁等若樂聞妙法者明當總集聽大德舍利子宣揚法義作如是語教長者已爲彼長者隨時呪願說伽陀曰

所爲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爲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如是等頌教以福利資及存亡普爲有情離  
障解脫爲呢願已從座而去然此長者於大  
聚落中最爲稱首如尊者教遂於空地多敷  
座席擊鼓宣令咸皆告知明日尊者法將舍  
利子爲說妙法若仁等樂聞咸皆普集當希  
見諦不於生死久沒輪迴時尊者舍利子至  
明日已於小食時與諸僧衆就法場處昇座  
而坐無量百千大衆雲集諸有情輩皆生喜  
樂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警覺令樂聽法時舍  
利子知諸大衆意樂隨眼界性差別稱機說  
法遂令彼長者并諸眷屬及百千有情得四  
善根獲四勝果於三菩提隨緣發趣於三寶  
處敬信彌隆時舍利子久爲說法背發風勞

第五

復爲佛先制戒時過不食時彼長者請舍利  
子及大衆曰願於我舍留神久住當以四事  
共相供給時舍利子報長者曰以汝爲緣佛  
爲苾芻當制學處我今欲去爾時舍利子身  
帶風疾斷食飢虛將諸大衆詣室羅伐既至  
彼已時諸苾芻問舍利子弟子曰善來具壽  
行李安不報言有安不安彼問何故答曰我  
鄔波駄耶廣爲濟度斯成安樂然說法時久  
背纏風疾一日不食遂涉長途此不安樂時  
諸苾芻聞是事已以緣白佛佛言聽諸苾芻  
應畜偃蒂以自安息又施食處應除病緣爾  
時世尊讚持戒者如前廣說告諸苾芻前是  
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外道住處得經一宿一食除病  
因緣若過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於外道住處者謂彼施主以其住處先與外道此處應受一食除病因緣者若有病緣過食無犯若無疾者過食得墮罪餘並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別住處已受一食若更經宿得惡作罪若受食者使得墮罪若於此宿餘處受食宿時惡作食時無犯若於餘處宿此處食宿時無過食得墮罪若餘處宿餘處食暫來此者無犯若此處所是多人共作或施主見留或是親族造此住處過食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過三鉢受食學處第三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北方有大商主來至此城郭外停止六衆聞之共相告曰難陀鶸波難陀我聞北方有大商主

來至此城郭外停息我今暫往就彼相看必有容者少多勸化難陀報曰此亦善哉即便俱往自相告曰彼諸商人若喚我等食者應可報云我有飲食且得充濟若施衣者是要所須既到彼已問言商主自遠而至不疲勞耶答言聖者勞此相問六衆曰必有容者暫可聽法時彼商主恭敬合掌即便聽法既聞法已商人請曰聖者可於此食答言賢首我自充濟不勞辛苦便於他日更復相看爲其說法商主慇懃請其受食復還報曰我不須食後於異時商人議曰此處乏草當向某村遂草放牧即將牛馬往詣彼方是時六衆明日還去就彼商人欲爲說法既至彼已不見商主懷憂而住時有人來問言大德何故憂愁鶸波難陀曰此有商主是我相識資貨豐

瞻不見告辭捨我而去報言聖者彼非全去爲此乏草暫往某村逐草放牧兼賣貨物不久還來鄖波難陀曰願汝無病長壽作是語已即往彼村遙見商人說伽陀曰

邊方險路不應往 設令去者勿居停

非但處所不堪行 彼人勿共爲親友

山險居人初見好 如金揩石創鮮明

中方居者則不然 始終不動如山岳

時諸商人聞此語已答聖者曰何因致恨苦見譏誚六衆曰賢首已與仁等略申情義廢

我善品頻爲說法何不言別遂即私來答言

聖者非我長來隨草故爾如其歸日還至室羅伐城相與告別闡陀曰賢首更可暫來聽

我說法時彼諸人即共敬禮各取卑座坐而聽法爲說法已商主曰聖者可於此食答曰

不須時彼商主告諸人曰仁等數請受食皆言不須豈非聖者乏少衣服仁等宜應隨已所有以衣奉施諸人報曰斯亦善哉遂使人各以一張上好毛綵持用奉施闡陀便與呪願此之施物福利無邊鄖陀夷既得物已告言賢首汝比頻頻請我受食今可將來是何供養時彼商人即持餅果羅列目前鄖陀夷便舒大鉢報言賢首可著此中商主意念此鉢絕大若與滿者可足六人充一中食即盛以滿鉢奉鄖陀夷時馬勝苾芻復更舒鉢還與滿鉢乃至六人悉皆舒鉢商人俛仰咸並與之所有路糧無不罄盡乃至釜中飲食亦用相供時諸商人告苾芻曰聖者我所現作多少路糧並皆罄盡時諸商人報苾芻曰我欲令人相逐往至城中更覓路糧仁當看

買回還之日幸給援人勿使中途致遭賊盜  
難陀報曰當爲汝看時彼商人遣人隨去既  
至寺已馬勝報曰賢者可爲我作如是事業  
隨言爲作尋復告言爲作此事如是展轉至  
日將暮告言男子汝可歸還時彼使人出城

金五

十一

而去途經險處爲賊所劫既入營中諸人問  
曰路糧何似報言幾將失命寧有路糧問曰  
豈不聖者與汝援人答曰准理即是彼令賊  
劫問其何故答曰彼至寺中令我作務憑看  
市易總不言及至日將暮方遣出城由此夜  
行遂遭賊劫時諸商人聞是語已咸共譏嫌  
此諸釋子失沙門行云何委寄反被相欺此  
是緣起尚未制戒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  
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  
一女眇其右目後漸長大同年女伴皆並娉

人唯此一女眇目無相其年雖大人無娶者  
於此城內復有居士於同望族娶女爲妻未  
經多時妻遂身死更娶第二亦復身亡如是  
乃至第七娶妻悉皆身死時人並皆喚爲妨  
婦即因此事以立其名時妨婦長者更欲娶  
妻人皆不與作如是語我今豈可令女死耶  
我不能與復求寡婦欲娶爲妻彼便告曰我  
於已命豈不惜入汝舍乎時彼長者求妻  
不得躬自營勞檢校家事後於異時有舊知  
識來至其家見其作務告曰仁何所爲答曰  
我營家事彼便告曰何意仁今自知家務曰  
已娶七婦皆悉身亡無第二人可知家業友  
人報曰何不求餘答言比日雖求人不見與  
皆云我豈不惜女耶娉向汝家命其早死若  
如是者何不更求諸餘寡婦長者具以事答

登五

十五

雖求寡婦亦不肯來知友曰某家有女眇其右目何不見求答曰彼亦不與知友曰試往求之或容相許是時長者便詣彼家至已問家長曰比得安不彼問何意得來答曰欲求娶仁女問曰何女答曰眇右目者父曰隨意爲婚問曰欲取何日父曰某日吉辰可得成禮既見許已歡喜而去還至家中待其吉日時彼知友既勸喻已作如是念我令知友覓眇目女共爲婚媾是所不應彼有惡相勿令至舍妨我知識時彼知友作是念已詣長者所問曰得眇目女不答言求得是時知友說伽陀曰

波羅舍修將淨齒 若人頭向西出眠  
眇右目女娶爲妻 此亦能虧天帝釋  
兩惡相逢必有損 譬如刀石共相投

夫婦皆是妨害人 若娶定當遭死事

說是語已報長者曰女眇右目是妨不疑仁婿居若相應者共爲偶匹長者曰已有言交不可即棄宜設方便勿失彼情知識曰善時

眇目父母欲至吉辰即爲營辦種種會設六衆苾芻共彼長者先是相識六衆便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長者家見其營造奇妙餅食難陀問曰姊妹作何節會其母報曰聖者仁外甥女欲娉他宗將至吉辰爲斯

營辦難陀答曰姊妹我於今日得嘗少多不

母曰聖者此是仁物豈待他授難陀報曰餘時惠施自是常途今日珍羞且與多少時彼婦女稟性寬恕遂將餅食盡授六人既受得已即爲咒願無病長壽從舍而出時彼長者

來見餅無問言何故婦曰有福田來我皆持施仁今可往報彼夫家更待他辰別爲營辦長者報曰彼定不肯延至他日且先嫁女後設宗親婦曰彼旣妨妻誰當與女令待餘日一時總費長者旣受婦勸便向夫家報言賢

首我家營辦所擬宗親六衆福田並皆持去現未能辦可待後時其人報曰已卜吉辰不能移轉若依舊日我娶爲妻若更在後必當見棄長者還家以言告婦婦曰彼多妨妻誰卒與女留至他日方共交婚婦即漸辦餅食遂過先期夫家聞已遂娶知友之妹婿居寡婦以爲妻室其婦餅食旣辦更令長者往命成婚報夫家曰我餅食旣辦可爲親禮彼人答曰前期既過我不須女長者發怒引至官司斷官准理長者不如還報其婦婦便大哭

我女久居今始欲嫁事緣六衆棄不成婚隣伍聞之共生嫌賤六衆苾芻失沙門法壞清淨衆今成婚女爲夫所棄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便集衆問彼六人訶責同前乃至爲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衆多苾芻往俗家中有淨信婆羅門居士慇懃請與餅麩食苾芻須者應兩三鉢受若過受者波逸底迦旣受得已還至住處若有苾芻應共分食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過二已去名曰衆多俗家謂白衣家婆羅門等往者謂到其所淨信者謂信三寶深心歸敬慇懃者謂心至極請者謂發言延請麩餅者謂所施食須者謂情樂也兩三鉢者鉢有三種謂上中下上者謂受摩竭陀國二升米飯中者謂受一升半

米飯小者謂受一升米飯應兩三鉢受者指

其限齊還至住處者謂至寺中若有苾芻應

共分食者謂與同梵行者共相分布若過受

得波逸底迦者釋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

何若苾芻以三大鉢受他食時得惡作罪若

吞噉者得波逸底迦若以二大鉢一中鉢受

他食時同得惡作罪吞噉之時得波逸底迦

若以二大鉢一小鉢受他食時得惡作罪吞

噉之時得波逸底迦若以二中鉢一大鉢受

他食時得罪輕重同前要而言之若苾芻乃

至取他食時過四升半才飯分量已上皆得

波逸底迦者取一大鉢一中鉢一小鉢或惟

二大或二中一小或二小一大或二小一中

或三中或三小等此皆無犯又若施主任取

多少者取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

聲五

十八

## 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五

#### 音釋

曉	確	曉五文切確口角	脾	部禮切	疚	居
也	覩	覩五文切覩薄也	髀	股也	脰	切病又
也	覩	覩五文切覩薄也	嗤	嗤充之切	脰	伯谷切
股	間	股間綻吐也	嗤	嗤笑也	脰	脰也
也	綻	綻正切	也	也	脰	脰也
也	吐	吐也	也	也	脰	脰也
也	敢	敢正切	也	也	脰	脰也
也	嚮	嚮正切	也	也	脰	脰也
也	問	問也	也	也	脰	脰也